

第十三冊 譏諷(下)

清稗類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實爲德便

德靜山中丞撫粵省。辦差者於署中建溷樓一所。四周圍以玻璃窗。光明洞澈。略無纖翳。外加管鑰。惟中丞得如廁。不許他人闌入。幕中數友皆選事人。一日。或題一額懸其上曰。實爲德便。

此處禁止小便

有譏人之不識字者曰。某甲性愚蠢。目不識丁。其妻諳文學。一日。外舅家有喜事。妻命其往賀。且告之曰。吾家皆恨爾愚昧不識字。今教爾數字。爾誌之。可不爲所輕視矣。遂告之曰。予家大門上有喜字。兩旁之聯。左爲國恩家慶。右爲人壽年豐。汝其誌之。至門必指之以語人曰。此喜字及國恩家慶人壽年豐九字。書法甚佳。對門有米店。其門板上貼有求現不賒四字。可指以語人曰。此求現不賒四字。亦秀潤可喜。後院井畔亦貼有一紙曰。此處禁止小便。汝必須於欲洩時。佯奔井畔。作欲洩狀。及至。則急停止。而言曰。此處禁止小便。予幾誤矣。於是他人必不敢謂汝爲不識字之人。甲大喜。命妻數教之。及至。則見外舅外姑。

及妻之姊妹均立門次。

甲亟指門而言曰。佳哉。此喜字也。佳哉。此國恩家慶人壽年豐八字也。書法何若是之佳。外舅等皆以爲奇。私念人皆謂渠不識字。今何能隨口道出也。又指對門米肆曰。彼求現不賒四字。亦不亞於此。旋肅之入。款以盛饌。未幾。甲忽欲小便。乃急奔後院。果見井次有字一行。遂大聲曰。此處禁止小便。予誤矣。遂奔往他處洩之。外舅更喜。以爲有壻如此。可無誤於女矣。宴後散坐。外姑欲指一字以試之。遂指其姨氏裙間所繡萬字而問之。甲瞠目不能答。久之。舉室大闕。甲愧甚。無地自容。俄而急智忽生。遂答曰。此喜字。衆曰否。甲又曰。然則此爲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矣。衆又譁曰。否否。於是大聲呼曰。是求現不賒也。衆又搖首曰。然則是此處禁止小便矣。外舅大怒。標之於大門之外。

旅順送向何處去

光緒甲午之役。我敗於日。龔照璦以旅順不守。乃卽偕衛達三行。衛被誅。龔久羈於獄。得不死。庚子拳匪亂。遂自出獄。和議成。脫身南歸。是年六月六日。爲其

六十壽期。乃預定宴客三日。邑人張某素與龔有隙。一日忽肅衣冠而入。長揖曰。六哥。今日樂矣。容弟一言。可乎。龔曰。願承教。張曰。弟近閱新書。始知國民乃國家之主體。弟亦國民也。土地之存亡。應負一分之責任。請問六哥。前年以弟之旅順。送向何處去。今日能見還乎。龔大窘。狂呼逐客。次日之晨。其門首忽有聯云。稱六太爺。上六旬壽。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數適相逢。曾聽得張六先生。大踏步闖進門來。口叫六哥。還旅順。坐三年監。陪三次斬。賺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願已足。最可憐達三故友。小錢頭不如咱酒。冤沉三字赴黃泉。龔憤甚。大索數日。不得其人。小錢頭不如咱酒者。合肥土語。

嘲鴉片及拳亂聯

雲南大觀樓長聯。爲孫髯如所撰。上聯云。五百里滇池。奔來腕底。披襟岸幘。喜茫茫波浪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雲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下聯云。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

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辛苦。儘珠簾畫棟。捲不起暮雨朝雲。更斷碣殘碑。都付與荒烟落照。祇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或做其體以嘲吸鴉片煙者。上聯云。五百兩煙泥。賒來手裏。價廉貨淨。喜洋洋興趣無窮。看粵誇黑土。楚重紅瓢。黔尙清山。滇崇白水。枯成辨色。不妨請客閒評。趁火旺爐然。煮就了魚泡蟹眼。正更長夜永。安排些雪藕冰桃。莫辜負四稜響斗。萬字香盤。九節老鎗。三鑲玉嘴。下聯云。數千金家產。忘卻心頭。癮發神疲。歎滾滾錢財何用。想名類巴菰。膏珍福壽。種傳鶯粟。花號芙蓉。橫枕開燈。足盡平生樂事。儘朝吹暮吸。那怕他日烈風寒。縱妻怨兒啼。都裝做天聾地啞。只剩下幾寸囚毛。半抽肩膀。兩行清涕。一副枯骸。光緒庚子五月。義和拳匪設立神壇於京城之清涼庵。或亦做其體作一聯云。五百石糧儲。助來壇裏。登名造冊。亂紛紛香火無邊。看師尊孫臧。祖託洪鈞。神上太公。單傳大士。伸拳閉目。總言靈爽憑依。趁古刹平臺。安排些蘆棚藁薦。便書符念咒。遮蔽那鉛彈鋼鋒。莫辜負腰纏黃布。首裹紅巾。背繞

赤繩手持白刃。下聯云。萬千人性命。付與團頭。濃夢酣眠。明晃晃刀槍何用。想焚燬教堂。圍攻使館。摧殘民舍。蹂躪官衙。張膽喪心。那得天良發現。矧殺人越貨。直自同獠犬貪狼。縱作怪興妖。今已化沙蟲腐鼠。只贏得台偃龍旗。門隳魚鑰。宮屯虎旅。道走翠華。

秉節衡才

光緒庚子之亂。巡視長江大臣李秉衡力言義民可用。一意主戰。致釀不可收拾之禍。然其巡撫山東時。頗以清介自負。惟吏治則畧無起色。時有擬聯嘲之者云。秉節赴青齊。河海鹽漕。無一不稀糟稀爛。衡才懸黑鏡。智愚賢否。全都是糊裏糊塗。

某太史嘲剛毅詩

剛毅年老而善忘。廣座之中。恆說訛字。如稱虞舜爲舜王。讀臯陶之陶作如字。瘐死爲瘦死。聊生爲耶生之類。不一而足。光緒庚子之拳亂。剛實搆之。某太史戲撰七律以嘲之云。帝降爲王虞舜驚。臯陶掩耳怕聞名。薦賢曾舉黃天霸。遠

倭思除翁叔平。一字誰能爭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

相國先從馬後死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剛毅亦爲扈蹕大臣之一。卒於聞喜縣。或仿長恨歌體。記其事。有云。回頭一顧殺氣生。江南司道無人色。又云。六軍欲發可奈何。相國先從馬後死。

僅有半通

蘇人迷信五通。光緒時。明詔興學。有創廢祠廟爲黌舍者。吳縣某鄉僅有五通祠。將毀矣。耆民尼之。某紳素開通。知耆民之識字無多也。乃語之曰。吳之五通。自湯文正頒諭廢祀以後。已泰半除之矣。今亦僅有半通耳。果何惜耶。此蓋襲蒲留仙語而譏其半通也。

張李互詆

張文襄公意氣傲岸。不可一世。李文忠劉忠誠皆與之意見參差。光緒庚子。張

劉既訂東南之約。李在京。惟日往來於聯軍總統瓦德西之門而已。張遺書誚讓之。李告人曰。香濤作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也。蓋謂其不諳大局也。張聞而勃然曰。少荃議和兩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時人目爲天然對偶。

兩江呆人障三省釣魚行

金陵久爲粵寇洪秀全所據。自湘鄉曾忠襄公國荃克復以後。戰兵雖遣戡。而留防湘軍常萬數。故同光之間。江督一缺。必於湘軍宿將中選之。蓋非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變。楊金龍亦湘人。提督江南十餘年。雖跋扈。而朝廷不敢動。

哥老會多湘人楊即爲其魁遇事擅專督臣不能制

亦此故也。光緒甲午庚子間。劉忠誠公坤一督兩江。

前後殆十載。金陵遂儼爲湘人湯沐邑矣。然忠誠壯歲從軍。起爲監司督撫。所至大有聲。晚年督兩江。則暮氣乘之。且烟霞癖甚深。故軍政吏治。一切守故常。不復圖振作。而幕客親私無所事。惟日於秦淮溪邊釣魚巷中歌舞爲樂。謀差營缺者。亦皆奔走於其間。忠誠聲譽遂日衰。督署前東西轅門橫額上所書。爲兩江保障三省鈞衡凡八字。有善嘲者。以拆字法易之曰。兩江呆人障。三省鈞

魚行。

懲惡鬼子拔俊賢

光緒庚子拳禍之興。八國聯軍全至。統帥瓦德西徵詩。有一丐者在平度。唱蓮花落云。可憐可憐。西洋鬼子殺來也。沈郎年強多奇才。懲惡鬼子拔俊賢。一篇律賦。一篇墨裁。首陽隱士齊出山。道讀書萬卷。鬱鬱山林何爲哉。快收拾筆墨紙硯。到交民巷去試試看。

藉外人之勢以鞭我

京師御者高七性兀傲。好鬪。鬪必以勝爲快。稍撓挫。則終日尋讎不休。必勝乃已。光緒辛丑。拳亂既平。爲某國公使御者。擁蓋策羸。意氣頗自得。一日。出前門。路窄。不能方軌。適前有一老者。策薄笨車。逡巡不進。高七怒目叱之曰。誰何之車。乃阻人道。不速行。將鞭汝。老者唯唯。微哂曰。此我自有的車。非他人車也。汝今日藉外人之勢以鞭我。我又何辭。安敢不順受。高七無以應。悒悒不樂。越數日。卽入西山某寺爲僧。嘗端居一暗室。閉目趺坐。有人問之。始終無一語。

臭溝

京師街市溝渠。以管理溝渠河道大臣總轄之。而街道御史實董其事。每年一開。例在二三月間。四月而畢。正舉人會試期之前後也。時人爲之語曰。臭溝開。舉子來。闌墨出。臭溝塞。

榮王瞿之別號

榮文忠公祿別號曰略園。王文勤公文韶別號曰退園。瞿子玖相國鴻禧別號曰止庵。時皆在位。或謂榮略而不略。王退而不退。瞿止而不止。合以張文襄公之洞之校閱經濟特科卷。被人翻案。可謂香濤不香。榮卒。某主政輓以聯云。此一文忠。彼一文忠。彼弭亂之終。此釀亂之始。並宮府中外以調和。誰爲罪魁。誰爲功首。必有定論矣。成也相國。敗也相國。敗不居其過。成則居其名。更戊戌庚子諸禍變。而竟生榮。而竟死哀。謂非厚幸歟。又某太史輓聯云。天外尙有康梁。聞此老全歸。縱使筆底千言。幾時論定。地下若逢剛啓。話當年同事。只爲腰纏萬貫。一步來遲。

不倒翁

某相國枋政時。一日。有客報謁。自稱門生。既見。卽獻漆盒一事。啓視。乃不倒翁。大小百枚也。客去。僕偶檢視。見各粘有名字。最大者卽相國之名。餘則各部院及奔走其門下之人。蓋中並有二十四字云。頭銳能鑽。腹空能受。冠帶尊嚴。面和心垢。狀似易倒。實立不仆。亦言過其實也。

琉璃蛋

某京卿遇事發言。多模稜。絕無偏倚。時人呼之曰琉璃蛋。形其圓滑也。

那像胡同

那某官京師時。曾於京師內城之某胡同。擴其居宅。附近之民居商店。悉購之。改建西式園林。有過之者。曰。美哉此屋。金谷園半閒堂。不是過矣。不審此胡同。亦將改名否。旁有答者曰。宣武門外丞相胡同。以明嚴嵩所居得名。後人惡嵩。改爲繩匠。魏染胡同。以明魏忠賢所居得名。後人惡忠賢。改爲魏閹。旋有某名士。以閹字污目。改魏爲染。今之金魚胡同。可名那相胡同。聞者傳訛。若改爲那

像胡同可也。

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光緒壬寅。張文襄督鄂。時方舉行孝欽后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費鉅萬。東請各國領事筵宴。並奏西樂。唱新愛國歌。酒闌。某忽語梁某某曰。滿街都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曰。君胡不試編之。辜鴻銘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坐客譁然。

錢必進

檀某嘗爲福建學政。按臨福州。從者不謹。榜發。輿論大譁。落第士子。乃於謁聖之日。以肩輿舁紙糊秀才一。藍衫雀頂。題其名曰錢必進。鼓樂喧闐。游行城內外。投刺拜客。作種種滑稽舉動。後檀爲御史所劾。遂落職。

搆腹稿作八股文

某年。考試東西洋留學生。題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既畢試。遊三貝子花

園。汪某某與焉。時動物園有一象。行步蹣跚。或笑謂汪曰。此象規行矩步。身軀搖晃。殆正搆腹稿作八股文。蓋譏汪之曾應科舉耳。汪笑應曰。誠哉是言。象作文之題。且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也。蓋天行健句上有象曰二字也。皆服外國之服。

光緒中葉以後。出洋留學者日多。以我國衣冠之爲外人所擲揄也。皆改西裝。及歸。亦沿用之。於是凡在都會及通商口岸之少年。以爲是固學生之標識。足以誇耀鄉里也。乃相率仿效。頑固黨見而大憤。惡其服外國之服。加以誚讓。黠者還叩之曰。吾改西裝。固外國之服矣。公試臨鏡自照。亦古之深衣否。蓋亦滿洲衣冠耳。滿洲在明。亦外國。是公與吾。固皆服外國之服也。又奚擇焉。

冠蓋京華白眼多

張文襄在京時。自書門聯云。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閒。一日。退值歸。見聯旁綴有小字。細審其語。則優游武漢青春賤。冠蓋京華白眼多也。亟命毀之。

犁牛

德駐膠澳總督某通華文。頗有文采。嘗謁魯撫。撫某問以公子幾人。膠督曰。某有數子。因一一語以所業。撫大贊曰。眞犁牛之子哉。膠督色變。卽問曰。大帥公子有幾。某一告之。膠督曰。然則鄙人於犁牛相去殊遠。公眞爲犁牛矣。某尙以爲贊美也。相與大笑。

小女子亦知稼穡

崇恩。字雨鈴。光緒朝。嘗官山東巡撫。某年陞見回任。道出齊河。旅店壁上有齊河縣崔令詩云。爲因相驗下西鄉。二八佳人割稻梁。□□□□□□□□。打道回衙坐大堂。他人見之。必爲捧腹。而崇特於接見時。極力揄揚。且云。崔大哥。汝詩必傳。但必得我崇雨鈴代作詩序。方可。遂脫口曰。齊國有崔大夫。勤政愛民。化行俗美。雖小女子亦知稼穡之艱難。故詩人作詩以美之。

鐘撞和尚

有女學生某嫁男學生某。二人常以中國主人翁主人翁自命。一日。共論時事。

慨然曰。今日此事。祇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耳。妻曰。吾之意。亦與君同。做一日鐘撞一日和尚耳。蓋皆諷時之語也。

羣盜如毛

端方撫鄂日。順直秦晉捐例大開。以候補道到省者。一日數起。皆接見而厭其煩。謂人曰。此真羣盜如毛也。

端人不若是也

端方督兩江時。有刻薄者曾撰一聯誣之。其上聯云。賣差賣缺賣釐金。端人不若是也。北以一事例之有某差以知府得綜理財政局差許感之甚會端移節下北洋許特餉白金二萬以報之美其名曰鹽敬然許卒以中飽敗下聯云。買書買畫買古董。方伎何其多乎。外間盛傳端在江南。曾侵吞賑款銀至二百餘萬兩之多。經言官揭參。固查無實據也。

五鴿道

咸同軍興而後。以至光宣之間。各省需次官員。流品極雜。而江南爲尤甚。有趙某者。父以總兵官領軍。戰沒於圍攻金陵之役。詔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某

遂以父蔭得道員。服闋後。仍發江蘇。歷任總督。以其忠裔。常畀以要差。某亦粗識之。無惟於筆畫稍爲重密之字。卽不甚了了。然性黠甚。一日。赴同官之召。在酒樓西餐。侍者以菜單進。某茫然。因就座客五人點菜單中。各圈記一品。示侍者。侍者詢以尙需別味否。某大聲曰。如是足矣。何必問。侍者心異之。然不敢再詰。唯唯去。須臾肴進。則皆紙包鷓子也。座客相顧大駭。旣而始各恍然。自是人皆呼之曰五鷓道。

曷不流覽圖史

端方督兩江。時江寧將軍爲清某。一日。清謁端。見之於籤押房。房懸名人書畫。有錢大昕對聯。清詢錢爲何朝人。且誤讀昕爲斤。端以近代人物告之。清曰。公好骨董。此聯有何可賞。又指惲南田畫之署款壽平二字以言曰。此甚佳。壽平隸何旗。端曰。壽平爲陽湖人。惲莘耘中丞之族祖也。清曰。今官何省。端曰。公欲識其人。亦何不可。惟不能久於任矣。今日畫省餘閒。曷不流覽圖史乎。

死惜九年遲

當唐薇卿中丞景崧權撫臺灣時。七次電爭割地。臺人擁唐暫主民權。時有所聘志局纂修閩中鄭孝廉。貽書中丞。略謂謀人軍國。敗必殉之。書未達而中丞已出險。光緒乙巳。唐卒。鄭寄聯以輓之云。死惜九年遲。回頭總統虛名。中史頓開民主局。論難千載定。放眼臺灣義舉。後人誰繼我公賢。

一木焉能支大廈

城南書院山長陳本欽捐廉修理魁星樓。工未半而金已罄。不能竣事。院生乃將本欽二字拆之。作一聯云。一木焉能支大廈。欠金何必起高樓。

所貴者胃

京師有貴胃學堂之設。凡王公及一二品大員之子姪。均得肄業。而以八旗子弟爲多。習於驕貴。不問課程。及講堂授課。雖亦就座。然或互相談謔。或大聲唱戲。教員之講授自講授。學生之談唱自談唱也。一日。歷史教員某授課。學生談唱自若。教員無奈。低聲曰。諸君亦聞之乎。學生若不聞。再三言之。始有某貝勒之子問曰。君何言。教員又言之。貝勒之子作厭惡聲曰。既講矣。已畢乃事。何必